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
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

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：「大爺不好了，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，要捉大爺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哇！老狗才，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，快去開正門，待我出來迎接。」管門的道：「大爺啊！要想定主意啊！」

李榮春道：「我自有主意，爾快快去開門。」遂換了解元衣巾。

那三元、來貴二人扯住衣襟跪下叫道：「大爺啊！千萬不可出去。」李榮春道：「爾這狗才，誰要爾多言？是非曲直有我在，誰要爾們拖拖扯扯，成何景象？」遂頓脫三元、來貴的手，一直走出大廳。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，就該隨到隨捉拿，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？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逃走，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。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，欽差並文武官員來到大堂坐著道：「叫李芳出來見我。」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，說道：「欽差大人，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，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，何必大人親臨？且請後面飲酒。」高文傑道：「誰要吃爾的酒？」回頭問知府道：「這個就是犯人李芳麼？」知府道：「正是他。」高文傑叫聲：「與我拿下了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，將李榮春衣巾剝下，上了刑具。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，似乎說他愛財，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。李榮春已知其意，大笑道：「欽差大人到來，本該不受人情才是，雖有金銀卻送不得，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？等待無事回來，那時備些薄禮相送。」高文傑聽了大怒道：「好個賊黨李芳。」叫左右：「將刑具緊緊收緝，帶回府去。」那三元、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曉得，夫人聽了又急又苦，只得吩咐三元、來貴：「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下使用，大爺才不致受苦。」三元、來貴領命而去。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，自己悄悄走出李府，來到外面想道：「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，不怕死的人。今已被他拿去了，我如今怎麼好？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？不如且在外面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。」

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，自己又去拿田大修。

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，個個不平，人人不願。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，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：「爾們眾人都有受過李榮春的恩，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，若審起來必要受刑，若受不起刑法認了此事，不但要斬首的，連家眷也難保無事。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，今日見他遭此冤屈，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。」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：「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，他們必然救火要緊，待他忙亂之時，我們打進去救了李大爺出來，豈不妙哉？」那個老人叫做王德，說道：「這斷使不得，放火燒監我們都是死的，這個計不妙。」又一個說道：「不如我們伏在要路，等李大爺起解我們搶了就走，投蟠蛇山去做賊。」王德道：「放爾娘的屁，若如此豈不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？」又一個道：「爾們說的俱不正道，只要我們寫一張連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。」王德道：「爾在此說夢話麼？奉聖旨拿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？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，我們如今打到花家去，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，先與大爺出個恨氣，然後見機而行便了。」

眾人道：「不錯，還是王老伯說得是。」眾人立起身就要走，王德道：「且慢，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？待我先去騙他開門，爾們隨我後面，見我進去爾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。」眾人道：「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。」遂隨了王德後面而來。

王德來到花府門口，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，遂舉手打耳門。那管門的見有人打門遂來開門，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，遂走進耳門。那管門的問道：「爾是何人，到我家何事？」

王德道：「特來與李大爺出氣。」說聲未完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，喝喊一聲，一齊動手，見物就打。那管門的吃了一驚，望內便走，這些家人見人圍了許多進來亂打，眾家人不知何事，卻不敢上前來問，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為李大爺打不平，個個歡喜，也各進來幫打，越打人越多，這些家人婦女見人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，驚得望內亂跑亂走。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，忽見眾人亂走進來，不知何故，問道：「爾們為何如此驚忙，亂走進來？」眾人道：「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，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。」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廳，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，紅花大聲喝道：「爾們何故打上門來？少爺又不在家，家中無主，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。」眾人道：「爾這賤人還敢出來說話，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，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，我們不願，來與李大爺報仇，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。」紅花聽了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列位住口，李大爺幾時拿去的？」眾人道：「昨夜拿去的。」紅花叫聲：「不好了。」回身就走，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。

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，勸又勸不來，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，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。知府聽說此事，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：「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？」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，大聲叫道：「老爺救命呵！」

知府道：「爾們聚眾打猶如強盜一般，怎麼反稱救命？」眾人道：「只為李榮春是個好人，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？那個不受他的恩惠？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，我們人人不平、個個不願，所以打上花門出口怨氣。伏乞老爺作主。」知府想道：「到虧他們有此義氣，但是他們乃亡命之徒，不便拿捉，況且人有三百多名，如何辦得許多？不免將言語宣化他們便了。」遂對眾人說道：「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，又是他自己情願出頭的，況且尚未審問，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，與花府什麼相干？」眾人道：「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。」知府道：「此乃聖旨，不干花府之事，爾們休得胡鬧，聚眾成群，白日打家，律有明條，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，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，爾們不可自取罪狀。」

眾人道：「我們情願死的。」知府道：「此言差矣，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，為人豈不惜命？爾眾人就死了，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，只是死了一萬個也救他不來，何苦自傷其命？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，但他自有本府本縣照管周全，無用爾等這般做作。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，若再如此，本府定要嚴辦，那時不但爾們有罪，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，爾們聽本府的話散回的好。」眾人道：「老爺既如此吩咐，小人們焉敢不聽，只是李大爺全望老爺周全的。」知府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眾人才自散去。總管隨即叩謝知府，知府也就回去。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，坍的坍、毀的毀，不計其數。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，不顧眾人之命，連忙打點起身去見欽差邱大人，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用搶劫，一盡搶去，這一次事情一發弄得大了。

且說紅花來到李府，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：「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之言來害大爺，奴家心中不忍，要去看看大爺。」李夫人道：「爾去恐不便。」紅花道：「不妨的。」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，一路走來不表。

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，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，因開空國庫，收禁天牢，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，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獄官，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。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，吃了一驚，一夜想到天明，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，因他是個欽犯，難以相救，李奶奶道：「爾有多大的官，怎能救得他來？只好備一桌酒請他，表我們一點心就是。」李國華道：「爾說得是。」遂吩咐備酒伺候，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進內廳，見禮坐下。李國華道：「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，使我一聞此事急得肝腸寸斷，沒法可救。恨我官卑職小，不能報公子的恩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此乃花子能的奸計，欲報私仇，故此陷我為賊黨。只是我卻不怕他，到審問時自然明白的。」李國華道：「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？乞道其詳。」李榮春遂將前情說了一遍。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，道：「公子爾一片好心，卻被奸賊如此陷害，真正可恨。」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，高聲大叫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！花錦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，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，才出我胸中之氣。」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，問道：「先生，此位何人，如此英雄？」李國華道：「乃是小兒，名喚元宰，甚是莽撞。」罵聲：「畜生，休得無禮，快來見禮。」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。李元宰道：「公子不必憂悶，待我趕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，問他可敢害人麼？」李榮春道：「不必如此，生死由天，到審問時我自自有道理。」李國華又罵道：「小畜生，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。」李元宰道：「爹爹如此膽小，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。」只見家人將酒席掃上，李國華道：「公子遭難在此，我不能相救，只是備一杯水酒，聊表

寸心而已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多蒙厚意，使我何以充當？」三人坐下飲酒。

忽見家人報道：「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，禁子不敢私自定奪，特來通報。」李國華道：「公子，可有這個人麼？」李榮春道：「他乃義婢紅花。」李元宰道：「既是義婢紅花，快去放他進來。」家人領命而去。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，李榮春立起身來道：「恩姐，我在此並無甚事，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？」紅花道：「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？只因眾百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。」李榮春問道：「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？」紅花道：「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，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。」李榮春聞說，叫聲：「不好了，誰要他們如此多事？看來事情弄的大了。」

紅花道：「大爺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，還恐性命難保，叫夫人靠著誰人？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？」李榮春答道：「恩姐太小心了，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，豈怕奸臣害我？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，不〔會〕到此時尚在此處。爾乃女子，排不得事，解不得危，不必掛心。爾速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，我是不妨的。」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。

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□分丰韻，可惜做了人家丫頭，只是照依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。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，叫聲：「母親，孩兒有句話要說，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？」李奶奶道：「我兒有話但說何妨，為娘的有甚不依？」李元宰道：「外面有個紅花生得□分丰韻，孩兒意欲」就住口不說了。李奶奶道：「為何不說？」李元宰道：「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，他與李公子有恩情。」李奶奶道：「此乃小事，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。」李元宰退了出去。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，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，果然生得娟好，遂笑嘻嘻的說道：「不必如此，行過個常禮罷。」

紅花見了禮，李奶奶叫聲：「紅花請坐。」又叫廚房備酒。紅花卻想不出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，就同人席。及酒吃完日已歸西，紅花謝了李奶奶辭別欲要回去，李奶奶道：「紅花姐，若閒時可來玩耍。」紅花道：「多謝奶奶。」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。遂回到李府來，將拜望李大爺之事說了一遍，李夫人道：「多謝爾，辛苦了。」紅花道：「不敢。」又別了李夫人要回自己家中，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，月色已上，買賣的店頭俱關了，紅花想道：「不好了，錯走了路。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，若不去問卻又走錯，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，如今怎麼好？也罷，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了。」轉回身依舊路而行。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